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出席第 47 屆
OECD 資深預算官員委員會會議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姓名職稱：王專門委員前鎧、羅科員暉翔

派赴國家/地區：英國倫敦

出國期間：114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8 日

報告日期：114 年 8 月 27 日

摘要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設立資深預算官員委員會（Committee of Senior Budget Officials，SBO），每年邀請各會員國預算官員出席本會議，提供分享政策及溝通預算議題之平臺。SBO前於2022年首次邀請我國出席挪威奧斯陸舉辦之第44屆年會，截至2025年，我國已連續第4年受邀出席。

本次會議議題包括恢復公共財政、提升公眾對公共財政理解、阿根廷的預算、促進成長之預算舉措、預算機構與業務部會之關係等，透過專家學者之簡報與說明，以及與各國代表分組討論並交流實務經驗，除增進各國對我國預算制度之瞭解外，亦使我國對當前世界各國在財政上面臨之重要課題及解決對策有更進一步認識，以作為未來研提公共財政相關對策與精進我國預算制度之參考。

目次

壹、會議目的	1
貳、會議過程	2
一、會議時間	2
二、會議地點	2
三、與會國家	2
四、會議議題	2
(一) 恢復公共財政	2
(二) 提升公眾對公共財政理解	4
(三) 阿根廷的預算	5
(四) 促進成長之預算舉措	7
(五) 預算機構與業務部會之關係	8
參、心得及建議	11
附錄、OECD資深預算官員委員會會議討論議題發言稿	19

壹、會議目的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設立資深預算官員委員會（Committee of Senior Budget Officials，SBO），每年邀請各會員國預算官員出席本會議，提供分享政策及溝通預算議題之平臺。SBO 前於 2022 年首次邀請我國出席挪威奧斯陸舉辦之第 44 屆年會，截至 2024 年，我國已連續 3 年受邀出席。

今（2025）年我國再次獲邀出席英國倫敦舉辦之第 47 屆年會，除英國、美國、德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士、愛沙尼亞、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等 35 個會員國之預算官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EU）、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 OECD 等專家學者出席外，委員會另邀請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秘魯、羅馬尼亞、新加坡、泰國及我國等 9 個非會員國與會，主要就恢復公共財政、提升公眾對公共財政理解、阿根廷的預算、促進成長之預算舉措、預算機構與業務部會之關係等議題進行分享與討論，透過專家學者之簡報與說明，以及與各國代表分組討論，分享交流實務經驗，期能增進各與會國對相關議題之瞭解，並作為未來研提公共財政相關對策之參考。

貳、會議過程

一、會議時間：114年6月5日至6日

二、會議地點：英國倫敦

三、與會國家：英國、美國、德國、法國、荷蘭、丹麥、瑞士、愛沙尼亞、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秘魯、羅馬尼亞、新加坡、泰國及我國等44個國家，以及IMF、EU、OECD與世界銀行等專家學者。

四、會議議題

（一）恢復公共財政

本議題聚焦於當前公共財政的挑戰，並就未來可能面臨之預算壓力提出可能之應對策略。OECD國家經濟成長趨緩、資本與勞動的貢獻下降、人口老化問題逐步發酵，致潛在經濟成長動能疲弱，並面臨收入趨緩，支出持續上升，赤字不斷擴大之壓力。

目前OECD國家的平均政府債務占GDP比率已達110%，主要歸因於社會支出之持續攀升。此外，政府為因應突發之社會或經濟等危機而擴張支出，惟危機結束後支出多仍維持相當水準，並無顯著降低，進一步使政府債務水準節節攀升，多數OECD國家債務水準已達令人擔憂的程度。

1、三大未來支出壓力

- (1) 人口老化：因人口高齡化情形日趨嚴峻，退休金、衛生保健與長期照護支出將持續成長，惟其幅度則具不確定性，取決於人類壽命係「健康延長」或「病痛延長」，進而影響照護成本與制度負荷。悲觀情境下，退休金、衛生保健與長期照護支出可能增加占 GDP 比率之 2%~6.5%。
- (2) 國防安全：在當前國際情勢地緣政治緊張與國家安全面臨挑戰下，國防支出已成為各國預算壓力來源之一，許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成員國刻正朝向國防支出占 GDP 比率 2%目標邁進。
- (3) 氣候變遷：政府一方面須應對極端氣候災害，致保險與救濟等支出攀升，另一方面為實現淨零碳排，將須花費大量公共支出用於相關投資，預估可能增加支出約占 GDP 比率 0.5%~1.5%。

2、可能之應對策略

就主要支出壓力方面，宜推動不同職業退休年金制度一致化，並延後退休年齡；導入審查機制，避免高收入群體排擠低收入群體領取補助之權利；衛生保健與長照體系應強化基層照護與共付機制（copayment），以控制成本並提升效能；教育支出應聚焦於品質提升，避免因緊縮開支犧牲長期人力資本發展；國防部門宜思考專業化與科技化。

就政府本身方面，建議各級政府間重新檢討收支與事權分配，中央負擔大、地方責任小的現象將不利於公平與效率；公布長期財

政預測等透明化政策，有助於建立社會共識並支撐各項財政改革之正當性；政府另可透過簡化法規與行政流程，以提升效率並減少行政成本。

（二）提升公眾對公共財政理解

本議題主要係聚焦在提升公眾對預算理解方面的進展。由於推動預算改革若缺乏公眾與政治意願支持，往往會導致改革之推動面臨相當大之阻力，因此除了建立良好的制度外，加強公眾理解亦十分重要。具體而言，本項工作可分為四大重點：第一，強化如財政審議委員會、預算辦公室等機構作為財政改革倡議者的角色，提升其對重大財政議題的宏觀溝通能力；第二，提升立法者與公民的財政素養，例如透過模擬遊戲等工具，幫助理解政策取捨；第三，重塑與民眾之互動，使預算對話成為雙向過程，讓民眾理解預算限制並參與設定優先順序；第四，以創新且具關聯性的方式傳達預算訊息，以因應社群媒體時代的溝通挑戰。

茲摘述新聞媒體、智庫與政府機構等三方經驗如下：

1. 新聞媒體：透過財經新聞於節目中運用圖表、實地訪談、長期報導等方式，並輔以智庫分析數據，幫助觀眾理解公共財政政策對不同群體的實際影響。此外 TikTok 與 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平台亦能擴大報導觸及範圍。而財經新聞面臨之最大挑戰，係如何使觀眾真正

感受公共財政政策與切身之關係，故倘能透過具體故事吸引觀眾注意，將有助抽象政策與觀眾內心想法產生連結。

2. 智庫：大眾對財政失衡雖持憂慮態度，但對於預算與龐大數字，往往理解有限。此外，面對長遠利益雖願意接受短期犧牲，但並非真正信任政府最終將兌現承諾。因此面對大眾有效的財政溝通，除了傳遞資訊外，建立信任則更加關鍵。而智庫能透過簡要方法說明數據，協助媒體降低解釋政策之成本，並根據目標受眾調整溝通形式，以提高政策討論透明度與公眾參與品質。
3. 政府機構—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政府為應該國高齡化社會與高數位普及率，積極採用數位與多元管道傳遞預算訊息。該國政府透過圖文解說、社群媒體、影片及應用程式等方式，使民眾了解預算對其個人與家庭之實際影響。該國政府亦與媒體、個人創作者或社會團體合作，在咖啡店、社會住宅與網際網路等多元場域推廣預算資訊。該國政府強調，向民眾宣傳公共財政之方式需持續創新，並將之視為提升公共信任與政策支持的關鍵。

（三）阿根廷的預算

阿根廷面臨嚴重財政與經濟困境，2023年度財政赤字占GDP比率高達4.6%，且通膨率突破200%，近半數人口處於貧窮線下。阿根廷總統米雷伊(Javier Milei)啟動財政改革，促使該國2024年度轉為財政賸餘，約占GDP比率0.3%。阿根廷的財政改革主要係透過大幅削減支出以重建

財政紀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裁減薪資支出：約4萬2,000名公務員（占阿根廷公務員總數15%）遭裁員，減低整體公部門支出。
2. 削減能源補貼：政府負擔之能源電費大幅調降，惟仍保留對弱勢之補貼。
3. 檢討資本支出：對公共工程全面盤點，將非屬中央責任之項目移交各省市，保留真正具經濟效益的基礎建設計畫。
4. 檢討退休金制度：修改退休金計算公式，減少因通膨導致實質價值減損部分，使退休金支出占GDP比率由6.8%下降至6.2%。
5. 改革國營企業：要求國營企業提高自籌比例，並推動民營化措施。

阿根廷財政改革主要係運用既有預算框架，包括由上而下之預算、中期預算框架及績效預算等，惟此類規範過往並未有效使用，造成過去相當長時間的財政困境。隨著改革的實施，阿根廷政府開始有效運用這些規範，並集中精力改善預算結構之穩定性，特別是在控制赤字和公共開支方面。

從由上而下之支出預算框架觀之，可清楚發現阿根廷的財政目標—實現零赤字。儘管存在多年期的支出基準，惟因過往通膨過高，真正有效之基準僅限於當年度。阿根廷政府業已將績效預算框架重新調整，使其與政府優先事項更加相關，聚焦於當前政府所推動之改革。

國會理論上對於預算擁有修改權限，惟該國依法律義務支出占總支出比例甚高，使國會修改的空間相對有限，且該國政府得於國會未完成審議新年度預算情形下，根據通膨調整前一年度的預算賡續執行，使改革得以持續，並保持優先事項之預算靈活性。

(四) 促進成長之預算舉措

持續的經濟成長是財政可維持穩健的關鍵。本議題聚焦於預算政策和預算流程如何支持經濟成長，並由英國就本議題分享該國實務經驗：

1. 財政部的雙重角色

英國財政部結合「經濟」與「財政」兩大功能，能在部內協調稅收、支出、產業、基礎建設、創新與勞動力等政策，俾使資源分配聚焦成長。此架構有助於政策取捨內部化，並促進總體經濟穩定，進而提升企業投資信心。

2. 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OBR)

OBR係英國法定獨立機構，負責經濟與財政預測，並監測財政政策執行情況，以及提供政策影響評估。現任政府修法進一步強化其角色功能，倘欲進行重大稅制或支出之變更，必須先經過OBR獨立評估，另藉由2024年修正之《預算責任章程》，鼓勵OBR評估資本投資或其他新政策之長期影響。



圖：英國政府提出七大重點領域推動經濟成長

3. 支持成長的財政規則與政策目標

2024年修正之《預算責任章程》，訂有「穩定規則」與「投資規則」。穩定規則係要求經常收支平衡，舉債僅能用於投資；投資規則係降低淨金融債務占GDP之比率。此等規則鼓勵政府擴大公共投資、管理資產負債，並創立如國家財富基金等政策性機構。

4. 「動態評分」制度

OBR推動「動態評分」制度，不僅評估成長潛力，也促使政府更加重視政策成效追蹤與評估基礎，對政策設計與修正具有正面效果。雖然仍面臨如實際成效衡量困難或政策選擇扭曲等挑戰，該制度仍有助於提升政府與學者之合作，並強化政策問責與政策擬定之長期導向性。

(五) 預算機構與業務部會之關係

預算機構與業務部會之關係，從過去以遵循規範與細節監控為主之互動模式，逐漸轉為夥伴關係。此種轉變主要歸因財政壓力、預算空間受限、由上而下之預算編列、中期財政規劃、績效預算與支出檢討等制度改革。隨著民眾與監督機構對於預算透明度與數據可取得性的期待提高，數位工具與資訊系統的導入亦日益重要。未來，預算機構須強化其協調與前瞻性角色，從以往著重細節之掌控，轉為引導資源配置與風險預警；業務部會則須建立具有能力之財務單位，明確設定支出優先順序並對成果負責。在此脈絡下，雙方均須提升對整體財政規劃與數位運用之能力，建立互信、共同問責的文化，並透過持續對話以共同推動更具彈性與效率之預算管理體系。

1、荷蘭就本議題分享該國經驗

荷蘭預算流程始於每年三月，財政部會向各部會發送「預算框架信」，詳細說明當前財政狀況、預算平衡與支出上限等內容。各部會則相應提交「預算主張信」，包含其預算變動與政策需求。預算協商需遵循一定之「預算紀律規則」，過程通常從基層討論開始，若無法解決，則進一步提交高階事務官討論，最後由財政部長與各部會首長進行協商。倘仍無法達成共識，最終將提交內閣會議表決。

荷蘭財政部與各部會關係為「亦敵亦友」模式。財政部負責整體國家預算，而各部會則負責其自身的預算。儘管財政部訂有支出上限，但這些上限並非具有強制性的法律規範，更多的是基於協議達成的共識。

各部會均有其預算單位，此類單位於預算協商中既是談判對手，亦是實施預算的盟友。由於財政部對其無直接管轄權力，因此與各部會之預算單位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至為重要。

荷蘭財政部與部會間維持良好關係的方式主要分三個層面：

- (1)文化傳統與理解：財政部與部會間有長期的合作傳統，雙方對各自在預算流程中的角色有深刻理解。即使協商過程中無法達成共識，爭議會交由政治層級解決，不會影響日常合作。
- (2)人員流動：荷蘭財政部鼓勵部會人員間之輪調，這有助於增強各部會間的理解與合作。例如，一名人員可能先在財政部工作，再到某部會擔任預算單位的主管，之後再返回財政部，從而加強雙方的理解與合作。
- (3)預算主管會議：這是由財政部主持的非政治性會議，旨在討論共同關心的實務問題，如人事管理、資訊技術等，而非著重於解決具體的爭議。

儘管荷蘭之預算制度面臨人員流動頻繁、資訊系統過時，以及協調一致性等問題之挑戰，然歸功於該國財政部與部會合作模式具高度韌性和靈活性，依然能為政府的財政決策提供穩定支撐。

2、愛沙尼亞就本議題分享該國經驗

愛沙尼亞預算流程包括春季與秋季兩大階段，理論上春季編製四年期預算，並於秋季提交與審議第一年之預算。惟政治人物多俟最新數據出爐方進行決策，致往往尚須於秋季時，就春季所編預算進行討論與修改。因此該國財政部將預算討論集中於秋季，並與統計局合作，提前獲取官方數據，進而爭取更多討論時間。

愛沙尼亞財政部為提升跨部會合作效率，運用摘要整合關鍵政策與績效資訊，此類摘要會進入秋季之預算討論環節。該部另為各部會設置固定聯絡人，建立「單一窗口」機制，改善與各部會之溝通。此外，財政部亦會與部會之財務與策略負責人進行定期會議，此一制度化之合作機制，對於提高政策執行力發揮了關鍵作用。

該國財政部迄今仍須面對資料即時性不足、預算討論期過短等挑戰，例如部分績效資料未能於春季預算編製期完成、秋季預算討論期僅有四週等。該部未來將以提升資料即時性，延長預算討論時間，以及深化與各部會之合作等為目標持續精進，期使各項決策更具效率。

參、心得及建議

一、恢復公共財政

我國債務規模控制得宜，近 3 年中央政府未償債務餘額占 GDP 比率維持在 26%至 28%之間，相較於大部分 OECD 國家之情形，更顯示我國能長期保持低赤字與低債務，實屬難能可貴。我國能維持良好的財政狀況，主要歸因於經濟的持續成長及對財政紀律的堅持。

首先為穩定的經濟環境與龐大的外匯存底，除使國家整體財富持續成長並保持物價穩定外，於重大危機時亦能提供緩衝，吸收外部衝擊。經濟表現穩定不但使政府能在不調增稅率之前提下，仍可享有稅收持續成長之正向成果，亦能減輕因應經濟不景氣之龐大支出需求，確實為我國維持歲入歲出平衡之一大要因。

其次為可靠的財政法規，公共債務法要求中央公共債務餘額不得超過前 3 年平均 GDP 的 40.6%。該項規定即使在過去面對如全球金融海嘯或 COVID-19 疫情等重大危機期間，亦從未被修改或例外排除。此外，除因應重大國防、經濟及災害等事故外，舉債流量限額亦嚴格遵守財政紀律法之規定。

第三，我國總預算嚴守預算法對於資本收入、公債與賒借收入及以前年度歲計賸餘不得充作經常支出之規定，亦即經常收支須保持平衡。而從本次會議英國分享之經驗中提及，該國於 2024 年修正其《預算責任章程》，亦納入本項規定相同精神，足見其重要性。爰此，我國於規劃長期性之社會福利、生育獎勵等補貼支出時，係充分考量於經常性財政收入穩定成長及可支應範圍內辦理，而非急促地以大幅提高舉債作為財源，且為控制總體支出規模，政策制定時亦會導入排富或差別收費概念，如各類社會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等之保費均依收入訂定不同收費級距。

然而我國刻正面臨人口急速高齡化與少子女化，除增加退休金制度與全民健康保險系統之壓力，高齡化與少子女化意味勞動人口將逐漸減

少，恐有侵蝕稅基之虞。爰此，我國近年除推動積極鼓勵提高生育率之措施、持續撥補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等基金，以舒緩其財務壓力外，並推動軍公教年金改革，由「確定給付制」改為「確定提撥制」，以期退撫基金得以永續運作。未來我國將持續於維持財政穩健前提下，持續推動福國利民政策，妥善對應人口結構變化、氣候變遷、地緣情勢瞬息萬變等挑戰。

另外，本次會議就本議題建議的可能應對策略中，提到建議各級政府間重新檢討收支與事權分配，中央負擔大、地方責任小之現象恐不利公平與效率一節，時值我國財政收支劃分法甫修正通過之際，更值我國反思，並宜藉此機會，重新思考中央與地方之權責劃分與資源分配之合理性，透過如補助制度之通盤檢討與調整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能將錢用在刀口上，避免發生資源增加卻未相對落實課責之失衡情形。

二、提升公眾對公共財政理解

我國文化及民族性較為保守，民眾普遍支持支出節約及嚴格的債務控管政策，促使執政者不斷追求財政平衡，立法委員也十分注重財政紀律，並制訂財政紀律法等規範，以確保財政永續。

為強化人民對財政狀況之瞭解，我國定期於政府網站發布預算及會計報告等數據，國債鐘亦每月公開中央政府債務資訊；各年度預算總說明中除揭露退休金與社會保險等或有負債，亦明列稅式支出及政府之各項擔保、保證等，以指出可能之長期財政風險。另如同本次會議新加坡分享

之經驗，為因應大眾使用社群媒體之趨勢，我國亦將預算資訊以圖表、短片等方式投放至社群媒體，將複雜之財政數據轉化為直觀易懂之資訊。

政府亦利用其他方式影響民眾對於公共財政之理解與認識，例如近年我國稅收增長強勁，致實際稅收超過預算數，惟主要原因係我國歲入估計較為謹慎，以避免民眾產生「政府非常有錢」之錯誤印象，並藉由前述公開透明政府債務資訊，使民眾理解政府財政並無法負荷所有政治人物之各種主張，且所有政府支出，終須歸於全民負擔，以避免陷入財政幻覺之陷阱。

另外，立法院審議總預算案時，會於網路上直播，會後亦會將議事錄公告上網，民眾可藉由觀看直播或閱讀議事錄，並配合各政府部門之簡要圖卡或懶人包，瞭解我國預算之審議情形，進而使公眾對於我國預算與財政狀況更有概念。

三、促進成長之預算舉措

預算不僅是財務管理工具，更是實現國家政策目標的戰略手段。我國當前所面對者，不僅是短期的財政挑戰，更包括結構性轉型的壓力，爰政府預算政策應能積極支持包容性、創新性與可持續的經濟成長。

本次會議英國分享該國財政部兼具經濟與財政兩大功能，將經濟政策規劃與財政政策考量予以融合，俾達到以政府預算促進經濟成長之功能，至於預算辦公室則較屬獨立之財政監測與支出評估機構。而我國之部會分工與英國雖不盡相同，但亦有類似精神，例如關乎國家經濟成長

動能之公共建設計畫，以及累積長期技術與人才資本之科技計畫，就分別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掌握相當程度之資源分配權力。該二會除構建國家上位之經濟與科技發展藍圖外，同時負責對執行部會所提出計畫進行評估及審查，俾收由上而下整體規劃及貼近經濟發展需求之綜效。

2025 年我國公共建設計畫及科技發展計畫分別編列 6,348 億元及 1,892 億元，對於國家經濟發展所需基礎建設持續投資，並扣合世界科技進步走向與國際產業發展趨勢，強化我國優勢科技產業，以保持在全球供應鏈之關鍵地位。另一方面，為避免因全球燃料價格上漲，致電價大幅調增，進而引發國內通貨膨脹，爰由台灣電力公司等國營企業吸收部分漲幅，並由政府於 2023 年及 2024 年分別編列 2,000 億元(含特別預算 500 億元)及 1,000 億元撥補台電公司，厚實其營運實力與韌性，穩定全國供電及電價，使我國經濟仍保持正向成長動能。

當今世界醫療環境持續進步，各國平均壽命均有所增加，為因應超高齡社會，我國自 2017 年起推動長照 2.0 政策，建構多元的長照服務體系並減輕家庭照顧負擔，2025 年長照服務經費共編列 926 億元，將持續優化長照服務資源，構築樂活高齡社會。

少子女化亦為我國需面臨之嚴峻問題，為減輕家庭育兒負擔，營造友善生養環境，我國持續推動少子女化對策計畫，2025 年編列經費 1,177 億元，主要係辦理公共幼兒園平日延長照顧與寒暑假加托服務、提供育

兒津貼及托育補助、及育有未成年子女者住宅補貼等，不遺餘力增進國家有競爭力下一代之生養環境品質。

此外，國家安全亦是經濟持續成長之重要基礎。為持續提升我國防衛作戰能力，政府相當重視國防預算，2025 年整體國防支出規模 6,386 億元，為歷年最高，我國仍將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及國防需求，妥適配置資源，持續厚植國防力量，展現保衛國家之決心。

四、預算機構與業務部會之關係

我國與多數國家由財政部掌理預算籌編不同，設有獨立的主計總處主責預算籌編作業，且各部會均設主計機構作為本總處在預算、會計及統計等業務之對口單位，以及與部會業務單位之溝通橋梁。其人員之任免與獎懲權雖直屬本總處，但仍須接受直線部會首長之指揮。

本次會議荷蘭及愛沙尼亞分別分享其預算機構與直線部會交流合作之經驗。該二國之預算職能均隸屬財政部，而其為了加強與直線部會之合作關係及溝通能力，各自採取了不同做法，例如荷蘭財政部對於各部會的預算單位雖無管轄權，但會藉由長期合作交流的傳統、鼓勵財政部與各部會間負責預算之人員流動，以及透過預算人員交流連繫會議等，保持良好互動關係；愛沙尼亞財政部則藉由直接在各部會建立聯繫窗口，以及與統計局合作提前取得經濟數據等方式，增進討論預算之空間及效率。

觀察以上措施可發現，我國主計系統之設計，恰好具有相同優點，甚至在與部會溝通及任務之傳達與執行上，因為具直接管轄權之故，更加如

臂使指。另外如主計總處人員與各部會主計單位人員間之輪調、全國最高統計單位即設置於主計總處內等制度，均是我國主計系統內行之有年的特色。

有關本總處與各業務部會之互動，可由以下三項職能進一步說明：

(一)支出審查

為有效引導各部會落實零基預算精神配置資源，我國自2018年起訂定「落實零基預算精神強化預算編製作業精進措施」，要求各機關加強開源節流，並本「先減法、後加法」原則，將原有的計畫或預算，全部歸零重新檢討，依施政方針所列重大政策規劃預算資源。各部會所編概算將由本總處及相關部會審查，檢視其歲出概算數額及內容之必要性與合理性，以提高資源運用效益。

(二)績效預算

各部會提出計畫時，應包含具體計畫目標及績效指標，本總處及國家發展委員會等相關部會將就現行政策之執行情形、所提計畫能否達成設定目標，以及績效指標之妥適性等面向進行審查；俟計畫核定後，仍將逐年檢討績效與預算分配，並作為未來年度編製預算時之參考。

(三)依法律義務支出管理

各部會於籌編預算時，應將依法律義務支出逐項檢討匡列，並就所根據法規規範之妥適性、福利性支出之發放與補貼對象之合理性(包括資格、標準及執行有無寬濫，以及類似或具相關性之福利措施可否整併)等澈底檢討。本總處則就依法律義務支出覈實精算各該項目之單價、數量、遞增或遞減比率等，並嚴格控制因法規新增修致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之情事。

在與其他國家經驗互相驗證後，顯示出我國主計制度確實具有優良之設計，當秉持此一穩固之基礎，協助政府施政在維持良好財政的前提下，發揮國家預算照顧老幼與弱勢及促進經濟成長等積極功能。然另一方面就實務狀況而言，雖然在某些部會內，主計機構會與業務單位分享資訊，惟部分部會之業務單位仍會與主計機構保持一定距離，多僅被動提供本總處索取之資訊，故此方面互動之強化，應可作為未來持續精進之目標。

附錄、OECD資深預算官員委員會會議討論議題發言稿

Restoring Public Finances

Due to the relatively small scale of Taiwan's budget, concepts such as means-testing and differential pricing are incorporated into policy design to control aggregate expenditure. For instance, retirement pensions and healthcare insurance premiums are determined based on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Although Taiwan has a long track record of maintaining low deficits and low debt, however, the unfavorable demographic structure, particularly the rapidly aging population, remains a major concern for fiscal soundness in Taiwan. Over time, this will place increasing pressure on both the pension and healthcare systems. To maintain the fiscal soundness, the government has rolled out some measures.

One example is about Public Service Pension Fund. To ensure its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the Legislative Yuan passed related Bills in December 2022. The primary amendment is that, starting from July 1, 2023, the pension plan for newly employed public servants and public school faculties will be a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DC) instead of a Defined Benefit Plan (DB),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the deficit of the pension funds. To support this, the government injected

NT\$20 billion into the fund in 2024, and the amount will increase to NT\$29.4 billion in 2025.

Another is about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Health insurance expenditures have been rising annually due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previously increased the health insurance premium rates in 2021. In addition, it allocated NT\$24 billion and NT\$20 billion to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Fund in 2023 and 2024, respectively. For 2025, an allocation of NT\$33.5 billion has been made to ensure stable operation and financial soundness of the system.

Empower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aiwan's finances face is the public percep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very wealthy and will never go bankrupt. To address thi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et a National Debt Clock to remind citizen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actually rich.

The National Debt Clock displays information abou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debt, including the amounts of long-term and short-term debt, as well as the average debt per person. This helps people understand that each individual carries a portion of the national debt. Additionally, the legislative Yuan often uses data from the National

Debt Clock to supervise government spend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parliament may be one of empower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Moreover, borrowing is generally discouraged in our culture. People tend to believe that excessive borrowing—especially for consumption rather than investment—is not advisable. As a result, when we explain to the public or elected officials that government debt must be kept under control,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the idea.

Budget Offices and Line Ministries

In Taiwan, our budget system is known as the "amount system." Each ministry is required to plan its budget for the following year within a specified limit based on the current year's budget. For example, when a ministry prepares its 2026 budget, the spending ceiling is based on its 2025 budget amount, minus some completed projects and plus some newly approved important projects.

To accommodate new projects, each ministry should re-examine all existing programs and budget allocations, and terminate those that are non-performing or unnecessary. This approach reflects the spirit of zero-based budgeting.

However, if a ministry needs to propose new projects that cannot be accommodated within its spending ceiling, it must submit a proposal

that exceeds the ceiling to the budgeting office. In Taiwan, the budgeting office is the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GBAS). The DGBAS reviews all projects whose budgets exceed the spending ceilings, evaluates whether they align with the Executive Yuan' s major policies, and provides opinions to the Premier.

In other words, ministries do not have the right to approve budgets that exceed their spending ceilings. Such decisions are made by the Premier, with the DGBAS serving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ministries and the Premi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will estimate the tax revenue. Finally, the DGBAS will calculate the maximum budget limit based on the estimated tax revenue and the annual borrowing cap (15% of the annual expenditure), so that the Premier can make decisions on projects whose budgets exceed the spending ceilings.